

对照文白全译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

原著 潘松龄
黄山书社

文白对照全译

聊斋志异

(上)

蒲松龄

一

黄山书社

1997.9

责任编辑：赵国华
封面设计：杨荟鍊
编译：马辉

文白对照全译

聊斋志异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科教印刷包装集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印张：66 插页：93 字数：1400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7-80630-207-7/Z·25

定价：78.00元（全三册）

出版说明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山东淄川蒲家庄（今淄博市）人，字留仙，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

《聊斋志异》以记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而闻名于世，实际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批判了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和婚姻制度。作品多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具有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情节曲折、境界瑰异的特色。

这次推出的文白对照全译《聊斋志异》，配有精美绣像，装帧设计考究，材料上乘，以飨广大读者。

黄山书社

1997.9月

序

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其义广矣、大矣。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由义，克己复礼，足为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祷祝而感召风雷，乃近于巫祝之说者，何耶？神禹创铸九鼎，而山海一经，复垂万世，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乎？抑争“子虚”“乌有”之贼，以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后世拘墟之士，双瞳如豆，一叶迷山，目所不见，率以仲尼“不语”为辞，不知鶠飞石陨，是何人载笔尔尔也！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引而伸之，即“闾阖九天，衣冠万国”之句，深山穷谷中人，亦以为欺我无疑也。余谓：欲读天下之奇书，须明天下之大道。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圣人之所为木铎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则虽言孔子之所“不语”者，皆足补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诺皋、夷坚，亦可与六经同功。苟非其人，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匿。如读南子之见，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泥佛肸之往，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诗书发冢，周官资篡已也。彼拘墟之士多疑者，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一则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果无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阴骘上帝，幽有鬼神，亦圣人之言否乎？彼彭生觌面，申生语巫，武曌宫中，田蚡枕畔，九幽斧钺，严于王章多矣。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报应之或爽，诚有可疑。即如圣门之士，贤雋无多，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继母，几乎同于伯奇。天道懵懵，一至此乎！是非远洞三世，不足消释群憾。释迦马麦，袁盎人疮，妖邪不宜黜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无所不有；古今变矣，未可舟胶。人世不皆君子，阴曹反皆正人乎？岂夏姬谢世，便侪共姜；荣公撤瑟，可参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

鬼頤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聖賢道場，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規之曰：異事，世固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馳想天外，幻迹人區，無乃為齊諧濫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不厭滑稽；卮言寓意，蒙庄嚆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實錄乎？仙人之議李郭也，固有遺憾久矣。而况勃窣文心，筆補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煉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敦伦更復无斁，人中大賢，犹有愧焉。是在解人不為法縛，不死句下可也。夫中郎帳底，應饒子家之异味；郵候架上，何須鬼冊之常詮？願為婆娑藝林者，職調人之役焉。古人著書，其正也則以天常民彝為則，使天下之人，聽一事，如聞雷霆，奉一言，如親日月。外此而書或奇也，則新鬼故鬼，魯廟依稀；內蛇外蛇，鄭門躑躅，非尽矯誣也。倘盡以“不語”二字奉為金科，則萍實、商羊、蹠羊、楷矢，但當搖首閉目而謝之足矣。然乎否耶？吾愿读书之士，攬此奇文，須深慧業，眼光如電，牆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并能知聖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则六經之義，三才之統，諸聖之衡，一一貫之。異而同者，忘其異焉可矣。不然，痴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濡首。一字魂飛，心月之精灵冉冉；三生夢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動而忽來，桃荔遣而不去，君將為魍魎曹丘生，仆何辭齊諧、魯仲連乎？

康熙己未春日穀旦，紫霞道人高珩題。

序

谚有之云：“见橐驼谓马肿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夫人于目所见者为有，所不见者为无。曰，此其常也；倏有而倏无则怪之。至于草木之荣落，昆虫之变化，倏有倏无，又不之怪；而独于神龙则怪之。彼万窍之刁刁，百川之活活，无所持之而动，无所激之而鸣，岂非怪乎？又习而安焉。独至于鬼狐则怪之，至于人则又不怪。夫人，则亦谁持之而动，谁激之而鸣者乎？莫不曰：“我实为之。”夫我之所以为我者，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而况于见闻所不能及者乎？夫见闻所及以为有，所不及以为无，其为见闻也几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无物为物者。夫无形无物，则耳目穷矣，而不可谓之无也。有见蚊睫者，有不见泰山者；有闻蚁斗者，有不闻雷鸣者。见闻之不同者，聾瞽未可妄论也。自小儒为“人死如风火散”之说，而原始要终之道，不明于天下；于是所见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马肿背”之说昌行于天下。无可如何，辄以“孔子不语”之辞了之，而齐谐志怪，虞初记异之编，疑信之者参半矣。不知孔子所不语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而谓《春秋》删神怪哉！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记载之言。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皆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予谓事无论常怪，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故日蚀星陨，鶠飞鹤巢，石言龙斗，不可谓异；惟土木甲兵之不时，与乱臣贼子，乃为妖异耳。今观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正如杨云法言，桓谭谓其必传矣。

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岩樵史唐梦赉题。

自序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魎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累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睡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松悬孤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层，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鉢。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墮，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康熙己未春日柳泉氏题。

序
序
自序

目 录

卷 一

考城隍	1	蛇 人	41
耳中人	3	研 蟬	46
尸 变	5	犬 奸	46
喷 水	8	雹 神	48
瞳人语	9	狐嫁女	51
画 壁	13	娇 娜	55
山 魁	17	僧 莽	65
咬 鬼	19	妖 术	67
捉 狐	20	野 狗	70
莽中怪	21	三 生	71
宅 妖	22	狐入瓶	74
王六郎	24	鬼 哭	75
偷 桃	29	真定女	76
种 梨	32	焦 蝇	77
劳山道士	34	叶 生	80
长清僧	38	四十千	84

成仙	85	王成	104
新郎	94	青凤	112
灵官	96	画皮	119
王兰	98	贾儿	125
鹰虎神	103	蛇癖	131

卷二

金世成	132	祝翁	211
董生	133	猪婆龙	213
乾石	139	某公	213
庙鬼	139	快刀	214
陆判	141	侠女	215
婴宁	150	酒友	223
聂小倩	164	莲香	225
义鼠	174	阿宝	239
地震	175	九山王	246
海公子	177	遵化署狐	250
丁前溪	179	张诚	252
海大鱼	182	汾州狐	260
张老相公	182	巧娘	262
水莽草	184	吴令	273
造畜	189	口技	274
凤阳士人	191	狐联	276
耿十八	195	潍水狐	277
珠儿	199	红玉	280
小官人	206	龙	289
胡四姐	206	林四娘	291

卷 三

江 中	295	汪士秀	381
鲁公女	296	商三官	384
道 士	302	于 江	387
胡 氏	305	小 二	389
戏 术	310	庚 娘	395
丐 僧	312	宫梦弼	403
伏 狐	314	鵠 鵠	412
蛰 龙	315	刘海石	415
苏 仙	316	谕 鬼	418
李伯言	318	泥 鬼	419
黄九郎	321	梦 别	420
金陵女子	330	犬 灯	421
汤 公	332	番 僧	423
阎 罗	334	狐 妾	424
连 琐	336	雷 曹	430
单道士	344	赌 符	435
白于玉	347	阿 霞	439
夜叉国	356	李司鉴	444
小 髢	364	五羖大夫	445
西 僧	365	毛 狐	445
老 饕	366	翩 翩	449
连 城	370	黑 兽	454
霍 生	378		

卷 四

余 德	457	瓜 异	461
杨千总	460	青 梅	461

罗刹海市	473	龙取水	551
田七郎	487	小猎犬	551
产 龙	496	棋 鬼	553
保 住	497	辛十四娘	556
公孙九娘	498	白莲教	570
促 织	508	双 灯	572
柳秀才	515	捉鬼射狐	574
水 灾	516	蹇偿债	577
诸城某甲	517	头 滚	580
库 官	518	鬼作筵	580
丰都御史	520	胡四相公	582
龙无目	522	念 秧	587
狐 谐	523	蛙 曲	602
雨 钱	528	鼠 戏	604
妾击贼	530	泥书生	604
驱 怪	532	土地夫人	606
姊妹易嫁	535	寒月芙蕖	607
续黄粱	540	酒 狂	611

卷一

考城隍

予姊夫之祖宋公，讳焘，邑廪生。一日，病卧，见吏人持牒，牵白颠马来，云：“请赴试。”公言：“文宗未临，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时入府廨，宫室壮丽。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可识。檐下设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与连肩。几上各有笔札。俄题纸飞下。视之，有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召公上，谕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公方悟，顿首泣曰：“辱膺宠命，何敢多辞？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上一帝王者像，即令稽母寿籍。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白：“有阳算九年。”共踌躇间，关帝曰：“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谓公：“应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又勉励秀才数语。二公稽首并下。秀才握手送诸郊野，自言长山张某，以诗赠别，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月无灯夜自明”之句。公既骑，乃别而去。及抵里，豁若梦寤。时卒已三

日。母闻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语。问之长山，果有张生于是日死矣。后九年，母果卒。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歿。其岳家居城中西门里，忽见公镂膺朱幘，舆马甚众，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惊疑，不知其为神。奔询乡中，则已歿矣。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

【译文】

我姐夫的祖父宋焘，原是我们县的秀才。一天他生病躺在床上，看见一位官差手持公文，牵着头顶长有白毛的马走来说：“请去参加考试。”宋公问：“主考官没到，怎么突然就考呢？”官差并不回答，只是催促动身。宋公带病上马随之而去。所经道路都很陌生，来到一处城郭，城楼巍峨似帝王都城。一会儿进了官府衙门，殿宇宫室般的建筑宏伟壮丽。大堂上坐着十几位官员，不知是些什么人，唯独关帝爷是认得的。檐廊下摆着两张小桌和两个坐墩。已有一位秀才坐在下位处，宋公便挨着他坐下。桌上各放着纸张笔墨。一会儿考卷飞快地发下来，见它上面写着八个字：“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两位答完试卷，呈送到殿上。宋公文章中有这样的句子：“有心做善事，做了也不必赏；无意作恶人，作了也不应罚。”众位神官在传闻中称赞不止。

于是唤宋公上堂，告诉他说：“河南缺一位城隍，你适合担任这个职位。”宋公这才恍然大悟，慌忙叩头哭着说：“承蒙宠任，怎敢过于推辞，但我的老母亲年已七十，无人瞻养，请允许我侍奉她直至寿终，再听候录用。”堂上一位帝王模样的神，马上命人查看宋公母亲寿数的册籍。有个长胡须的官吏捧过册籍翻阅一遍后禀报说：“尚有阳寿九年。”诸神犹豫之间，关帝爷说：“不妨让张秀才代理九年，到了期限再接替好了。”于是对宋公说：“本应即刻赴任，现在念你心存仁孝，准假九年，到时再如你回来赴任。”接着又勉励张秀才一番。二人叩头下堂，张秀才拉住宋公的手，送至郊外，介绍自己是长山县张某人，并以诗赠别，宋公都忘记写

了什么，只记得其中的“有花有酒春常在，无月无灯夜自明”两句。宋公上马后，便告别而去。回到家乡，仿佛一场大梦醒来，原来宋公已死去三日。他的母亲听到棺材中有呻吟声，急忙扶他出来，过了半日方能说话。打听长山县，果然有张秀才这人，在这一天死了。

九年后，宋公母亲亡故。丧事办完，宋公沐浴换衣，进入内室后死去。住在城中西门内的宋公岳父家的人，在那一天忽然看见宋公骑着雕金佩彩的宝马，身后跟着许多车马随从，进了厅堂，行过礼后就走了。大家都惊怪不解，不知道宋公做了城隍神。赶去宋公家中询问，方知已经死了。宋公生前有自己写作的小传，可惜战乱后不见留存。这里记下的只是个大略而已。

耳 中 人

谭晋玄，邑诸生也。笃信导引之术，寒暑不辍，行之数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闻耳中小语如蝇，曰：“可以见矣。”开目即不复闻；合眸定息，又闻如故。谓是丹将成，窃喜。自是每坐辄闻。因思俟其再言，当应以觇之。一日，又言。乃微应曰：“可以见矣。”俄觉耳中习习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长三寸许，貌狞恶如夜叉状，旋转地上。心窃异之，姑凝神以观其变。忽有邻人假物，扣门而呼。小人闻之，意张皇，绕屋而转，如鼠失窟。谭觉神魂俱失，不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颠疾，号叫不休，医药半年，始渐愈。

【译文】

谭晋玄，淄川县的秀才。他非常相信导引术，冬夏不停，练了几个月，似乎有所收获。有一天，刚一盘腿打坐，听见耳朵里蝇子似地小声说：“可以看见了。”睁开眼睛就听不见了；闭上眼睛，屏息静听。又听见了那个声音。他认为大丹快要炼成了，心

耳中人

蛇女嬰兒易結胎
成仙平克要仙才
小人三寸張皇甚
可是冤元國裡來



里暗自高兴。从此以后，每次打坐都能听见。因而暗自寻思，等他再说话的时候，应该答应一声，以便看看他的动静。有一天，耳朵里又说话了。他就轻轻应了一声说：“可以看见了。”不一会儿，觉得耳朵里抓抓挠挠的，似乎爬出一个东西。略微斜着眼睛一看，看见一个三寸来长的小人，相貌狰狞，奇形怪状，好像一个夜叉，在地上旋转着。他心里暗自惊异，就暂时聚精会神地观看小人的旋转。忽然有个邻人前来借东西，敲着房门喊人。小人听到声音，神态很慌张，在屋里绕着圈子打转转，好像老鼠迷失了洞穴。谭晋玄感到丧失了魂魄，再也不知小人跑到哪里去了。于是就得了癫痫症，无休无止地哭叫。请医吃药，治疗半年，才慢慢痊愈。

尸 变

阳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设临路店，宿行商。有车夫数人，往来负贩，辄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来，望门投止。则翁家客宿邸满。四人计无复之，坚请容纳。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当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择。”时翁有子妇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购材木未归。翁以灵所室寂，遂穿衢导客往。入其庐，灯昏案上；案后有搭帐衣，纸衾覆逝者。又观寝所，则复室中有连榻。四客奔波颇困，甫就枕，鼻息渐粗。惟一客尚蒙眬。忽闻灵床上察察有声，急开目，则灵前灯火，照视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渐入卧室。面淡金色，生绢抹额。俯近榻前，遍吹卧客者三。客大惧，恐将及己，潜引被覆首，闭息忍咽以听之。未几，女果来，吹之如诸客。觉出房去，即闻纸衾声。出首微窥，见僵卧犹初矣。客惧甚，不敢作声，阴以足踏诸客；而诸客绝无少动。顾念无计，不如着衣以窜。才起振衣，而察察之声又作。客惧，复伏，缩首衾中。觉女复来，连续吹数始去。少间，闻灵床作响，知其复卧。乃从被底渐渐出手得裤，遽就着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将逐客。比其离帏，而客已拔关